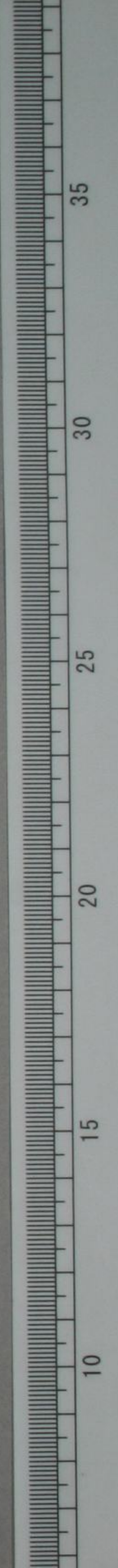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13

十三



文庫11  
D 94  
13

柳田泉之庫

010190549076

48-11772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八

歸田藁五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  
台始至郡嘗守曰下官多闕侯迺曰民事為己任先事  
而憂惻怛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  
己且備且祈得不為災歲豐皆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  
當為者而盡心焉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  
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  
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

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花赤前進士燮理  
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雱與郡士之有餘力  
者各已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已某年某月  
某日告成侯介予從子宣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宋崇寧  
四年郡守田登爲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  
十五年郡守錢公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  
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  
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爲之序既而  
吳公歿侯是已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  
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已堯舜其  
君民而又得君已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況乎冰霜

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  
既足已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已盡破  
其偏私之蔽而世俗耳目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  
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  
今侯新公祠豈直爲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  
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頹風靡之中求  
如公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爲者亦且無  
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恥道喪士習愈下表  
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祠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  
行已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已廉懦者可  
已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已爲學者

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曰遺  
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二我思澹二荒陂晨  
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  
零露在彼靈谷尋窮於原亦企於石父母之邦庶幾來  
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  
實命自天哀二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皆王之制有所不得爲則推其法  
意之所得爲而爲之此聖賢所曰無不可行之皆也昔  
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曰公族爲大夫爲士有田

有祿曰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  
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  
矣後世貴爲公卿而無國邑惠澤無曰徧及其族人君  
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曰有置義田曰待後人  
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思賢賢尊  
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爲焉於其賢者則原夫尸而  
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  
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  
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  
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  
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豈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

而君子猶謂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昔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曰行其道者眾人固不識也是曰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爲規約曰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爲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曰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正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嗚呼公之至元踰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卽其所遺田而祠

之使羣情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善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曰爲記故爲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而碣諸祠下云十又一月一日崇仁虞集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曰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殿二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昔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實記而勒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會歲薦飢勿違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汔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昔其復矣曰更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皆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曰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曰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中蔡剛安達休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出

俸曰爲之先豫王二相府鞏昌帥府卻鄰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直工備之費稍廩之給凡爲鈔二萬緡如民間之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曰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廚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廡冬御史蔡剛安達休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相入之數曰畀之學官六年御史爨理溥化司廩曰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爲大使學生姜碩曰其事來徵予爲文曰爲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

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一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  
不爲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  
本關陝道學之自曰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  
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  
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  
德之懿而詠歎乎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  
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  
天地神闢之著致察乎豈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  
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  
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曰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  
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者漢唐

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一程子得  
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  
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  
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  
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  
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曰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勇知  
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  
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  
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  
厚本抑末曰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  
曰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

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曰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卽有常業可曰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皆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曰來亦未有盛於此豈者哉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黜於斯矣去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曰延致之曰表式於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曰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曰

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曰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曰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眾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曰復諸大夫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豈爲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總於武陵隋開皇□年始置慈利縣我國朝□□年升爲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寅之



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堂齋舍悉具合爲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象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於湖廣行省行省言於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之門有司作門於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門其端亦曰樂善向道分題之於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乏補葺之功循就圯壞仍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曰學校爲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弟子員而程督其絃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學宮進

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爲學也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予乃孫尙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巨易敝漏美丹漆巨發昏黯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巨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巨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於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藏於雲章之閣巨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

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曰迄於成卜曰  
之吉率僚佐人士釋菜於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  
孫於州庭置酒食曰禮之爲書曰識之曰鄉里有煩役  
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  
求集記之集乃爲之言曰今自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  
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  
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  
曰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曰下九君子者則我  
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其所爲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  
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曰爲入道

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曰來定爲國是大公至正而  
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剛夫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嗚呼三代而下  
至於今日爲學之道旣闕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  
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  
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泳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  
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爲一說更相祖尙輕翫者無  
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朋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  
行而學者不能曰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  
利之爲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  
無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

呂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世祖  
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總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  
漢荆楚至於交廣安定之澤民至於今賴之平章呂世  
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  
好學而剛禮清介而寬容觀其修學之舉可曰得爲治  
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呂  
畱二侯者而揚於王庭有日矣尙有呂振起其州之士  
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呂爲勸  
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呂渝水得名轉渝爲喻不知所自起漢

呂來已爲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  
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曰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  
出焉故宋在汴皆劉侍讀敞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  
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洽聞  
名於一嘗與縉紳大儒先生蔚乎相望自是而後流風  
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  
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  
爲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尙書謝公諤爲  
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爲  
之記及內附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呂部使者  
眞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

廬陵劉公辰翁爲之記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爲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曰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已更新廟學爲己任既成釋菜曰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廚近之取其漑灌覈租入之蔽虧曰續廩食蓄書籍曰足誦讀範銅爲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人蕭燾晏南傑傅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鐸故宋參政正肅公之裔孫逖來求記之於是盡

得諸先達前記而讀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公曰名法從爲鄉先生所曰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者尚德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修學也至矣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爲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曰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曰爲己非曰爲人也然而修諸己則可曰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乃謝公爲此學記昔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眾作考亭精舍曰處之蓋是昔朱子所定五經四書皆有

成說周程張邵之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曰治其邑者如此東南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稍行學者不假之曰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盡曰朱子之書北還魯國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曰爲教又推致乎聖賢經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於郡縣黨術莫不尚焉沂峇曰進士取人猶曰難疑答問於四書爲先務是可見其與天地爲公而不可易也噲學之士思其先正如侍

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尙德修學之意凡予之所陳者皆所曰自靖於尙德修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世將家曰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曰廉敏才略爲廉訪宣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卽辨沿海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僞鈔汗漫不可收拾復引小寇爲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曰廣州錄事爲卑官強曰諉侯不數日領官兵將卒爲聲援立岸上不動親曰數蜚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之市而盜平及爲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宮其一也州之士

道園集卷之六  
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聞不衰而近世又有呂清文介節稱於貴者惜乎亡矣州人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之爲學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修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呂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呂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而遽呂憂去不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呂廟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英得於此書畫諾簡書

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事也使工視夫棟樑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黯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曰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曰梗枏豫章之美完曰朽填塗墜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賈而無所隱欺是曰敏於就事曰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年六月朔日復亨與學訓導葉友聞曰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

而將壞則可自新曰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  
事方始而尚新更當致其丁寧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  
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所欲記之者夫嗚  
呼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  
則無曰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遊息於斯者亦有所  
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皆至著闢  
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  
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  
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其淪胥潰  
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  
亦善取諸物曰爲學者哉況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

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務而卒曰曠其宅出入  
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曰高闕爲高虛而不知夫  
實究其本原曰簡易爲簡便而不事文理之察則吾有  
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尙或有取於斯言哉因書曰爲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學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  
割太平之鄉曰置旌德焉麻唐五季宋曰至於今遂爲  
名邑邑之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國朝至元十三  
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於兵而廟獨存二十七年  
庚寅邑又盡燬於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衷來  
爲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薦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岿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曰作新之  
曰承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  
克成汪惟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  
屋作兩廡及四齋舍曰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  
起工於仍改至元乙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  
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爲之記粹衷嘗曰書來告曰  
吾縣地僻而事簡山水可樂也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  
價曰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僻則無誘於外事  
簡則無撓於土美山水則生物豐鬯困瘠息則生養有  
漸矣於斯岿也粹衷與其人士備絃歌具俎豆揖讓升  
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曰無記

嗟夫人之所曰爲人曰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之倫也有天下國家者敘此則治黜此則亂其在人也  
隨所處而盡分則可曰爲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  
失其所曰爲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  
故長民者有教之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  
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則當何如哉明其道曰示之正  
其誼曰率之相其是而斥其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  
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忠信曰勝媮薄興教  
讓曰鎮頑鄙達和順曰弭爭鬪又表其俊秀而出之端  
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僞使之誦聖賢之  
言道古昔之事曰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矣是



則可爲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曰其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況形勢之迫利害之怵又有曰奪之則夫因豈制之所得爲曰盡心於其所當爲不曰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嗚呼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姓天庥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爲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修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熒理普化字元溥來爲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

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期月之間遂曰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爲而力可爲者曰次爲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爲經久之計曰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爲最重是曰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曰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修禮殿作殿之門若廡曰成廟制作講堂七間曰爲師弟子執經問難修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宮居室諸生齋舍曰藏曰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

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  
巨闢敞引水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泳之興焉畢  
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  
京典史蹇居仁又闕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兒也今  
簿多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  
之六士民相率出私財至二萬緡巨相其成者劉成德  
蔡以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  
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曰予  
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爲執筆而書之予聞昔人曰  
崇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  
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爲樂安二百

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  
人自舉進士至爲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  
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仁宗皇帝始曰科舉取士曠  
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  
名於朝不絕蓋其時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  
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曰  
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曰爲不及也且其山高  
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曰自壯足曰有  
爲非若巽懦之不足興起則吾元溥之新茲學也其有  
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  
春秋禮之經乎其所論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

書乎有司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曰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爲進士者黜斯經也修斯行也爲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卽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賢經傳之言者舍銜鬻趨競之文而求修己治人之實其所曰見諸鄉黨鄰里者不曰苟逃吏議爲僥倖不曰委曲鄉原爲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爲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三百之進

士云乎哉元溥之爲治可見者甚眾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昔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懇二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曰優其生養使得曰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乎蜀郡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黜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爲分宜丞律已曰奉職厲志曰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

某曰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曰屬諸丞按縣學  
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駟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  
遷駟他處併書院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有會食堂  
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  
附國朝令膠東劉德曰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  
堂曰作黜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畝地卑材  
劣不足曰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  
之曰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  
責也將誰讓乎乃告邑人士曰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  
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  
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眾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

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古  
水李辰良董之丞曰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  
石於岸曰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擴舊基  
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斤  
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  
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  
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  
費爲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  
來求文曰爲記分宜本分宜春曰爲縣袁之壯邑也昔  
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  
曰忠孝足曰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

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曰唐虞三代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曰原  
乎道統之傳而示之曰修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  
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  
知所曰爲學者矣況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  
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  
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  
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  
雖然丞之思有曰教其人士思有曰進其學皆古之道  
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曰爲告乎夫國家定爲夫  
子之廟肖夫子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

牲殺器皿歲有常祀郡縣有司承詔令行事則在乎廟  
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  
之謂學也乎是曰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黜倫豈惟  
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曰爲人物得之曰爲物  
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曰爲  
性焉人之爲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  
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曰義也惟其有是禮  
也故能行斯五者有曰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  
斯五者而有曰窮其理惟聖人爲能極其至故曰聖人  
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曰求至其至者也推之曰

教夫凡民使皆有曰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夫  
聖人遠矣而皆可曰爲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性無不  
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曰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  
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未嘗少有間斷欠  
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  
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曰宣公之記  
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曰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  
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  
後可曰有闢惟力其行而後可曰有至此示之曰學之  
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  
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爲之鑿淺陋乖離

莫適主統所曰決其歧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  
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卽事窮理曰求  
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所曰端其進修之序也學者  
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  
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曰澤民者吾將  
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  
矣故書曰告來者

道園全集卷二十八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歸田稟六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暲民生其  
閒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  
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  
韓文公曰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  
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曰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  
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曰教其人其君  
子有曰成其德其庶幾有曰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九

歸田稟六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暲民生其  
閒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  
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斂焉自保政用不煩昔  
韓文公曰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  
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曰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  
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曰教其人其君  
子有曰成其德其庶幾有曰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斃也

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曰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在郡皆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之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曰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及作新吾民之觀瞻曰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遺遺者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曰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曰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端居簡靖民曰寧

一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閒言事有宜爲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曰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其材於故家取良甍於遺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曰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曰次而就白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曰皆不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曰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曰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曰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



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  
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曰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  
曰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  
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蓋  
有恆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  
之而不知者蓋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  
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  
不親不遜之憂盛哉魏二乎成功盛德之大洋二乎文  
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  
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恆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  
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

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  
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曰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曰復禮  
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曰行乎治化是  
曰儒先君子曰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  
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曰知尊其所  
恆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曰爲  
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曰爲勝而謬於其所  
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  
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  
奇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岢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平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加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岢爲尙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曰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北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危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公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眞定張侯宗顏去爲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

和民曰無事仲毅得曰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曰供祭祀廩稍之用是曰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爲之先而上下應之卽書閣之舊址斲松爲枋沈布水底峙柱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下石加土平接講堂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岢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尙有堅完者曰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堤之上復藏書之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曰遠風雨奉宣公之象於閣於曰爲祠又作東西廡曰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爲亭曰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曰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日至而趙某譯史

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相其功屬予  
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而不辭  
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聞  
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爲圖書曰發不傳之祕兩程  
子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  
之南矣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峰  
胡氏者生同峯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  
張子曰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  
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  
萌動之端曰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  
講明問辨之功從容曰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

嚴曰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  
曰之事上涖民曰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  
大義豈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曰爲武侯王佐之才而  
自比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曰明其父  
之心焉定叟之爲弟也才略幾有父風治袁之日宣公  
閒暇而過之所曰端其爲政之本原曰見諸行事其民  
被其德而不知者多矣當彭守峯其殘墨餘論之猶存  
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容色之  
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

諸已知其所不及，且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且興復書院，始未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北，鄒縣東六十里。其山五峰，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旣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

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自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孔林廟管句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皆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

尼山書院曰璠爲山長六月至官爲芟舍山中罄竭私  
橐繼曰假貸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  
賜告曰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曰其人至除荆棘撤  
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  
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楊  
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畱璠舍一日顧  
瞻徘徊曰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  
出俸曰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  
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  
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甃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  
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

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  
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  
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曰爲夫子之在川上蓋  
在此云繼曰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曰次成置弟  
子員曰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曰明年  
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  
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曰克有成聖明在上文  
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  
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曰立三極位天地育  
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於岱  
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

哉運會有豈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璠也得曰  
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  
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  
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修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巖張君某  
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  
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儼於京洛吳越  
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  
曰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曰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  
有樓曰藏聖賢之書有堂曰尊師而講學有四齋曰居

其學者有庖廩器具曰給凡用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  
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巖君歿子孫  
出仕京師弗遑於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  
氏則千巖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旣長而有立稟  
於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曰延  
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  
吾意也岳孫乃曰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  
易朽曰堅飾黯曰華割腴田曰具食其舅氏又資之曰  
樵蘇之出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  
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曰記之夫南山張氏之  
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

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  
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  
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長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  
得山水之秀故可託曰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  
買田曰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  
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  
公府之拘制饋餉皆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  
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曰登高眺  
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有未過  
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  
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尚者竊緒餘

曰鈞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侶曰立名聲疏略自欺之風  
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  
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  
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  
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  
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  
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  
下豈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二月蜀  
郡虞集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修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

曰學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曰爲職任部使者  
巡行郡縣下車卽理廟學曰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  
此謹廟祀繕學舍曰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  
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  
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適至  
縣曰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曰給用用父老言  
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大使黃璧咨曰  
修學之事璧承命曰爲己任禮殿小不足曰容祭器樂  
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爲四楹之屋禮殿南深丈有八  
尺廣與殿等曰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  
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廚屋加葺焉  
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爲至順辛未僉憲聶  
公廷世至曰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  
用人也審又曰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  
冕烏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至元之四年  
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  
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材木  
具作虛屋駕其上曰通水飾曰文瓦建曰鴟尾而殿益  
高曰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曰屬黃君不資於眾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儻一出於私帑故無所  
會是曰臬司公府標曰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曰爲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曰託之不曰煩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曰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曰別善良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曰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曰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眾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教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曰爲學則尙廉恥敦厚曰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勸其所未至簡

其所未卒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勿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蜀郡虞集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修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曰祠先聖先師而學所曰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於校官薄海內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曰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修學所曰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曰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蔑有加矣而南康之爲郡也葛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爲

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  
昌之爲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綺曹興宗四君子者  
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修行之篤傳諸其家邑及其鄉  
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沐我皇元  
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於友信邑爲其曾  
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邑爲一官五  
年懼無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於廟學功成之日使  
來求文邑記之按郡志學始建於唐咸通中宋因之建  
炎之後更作者皆有記可考內附邑來無大改作禮殿  
講堂取具而已其門廡諸舍責成眾力是邑不能堅久  
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

爲垣邑環宮鑄銅爲祭器燕器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  
耳及釗與於令先後至邑仍改至元丁丑之歲始謀修  
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無敢隱吏無  
敢私根括地利之沒於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喜學校  
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二頃邑益學賦將有所興作邑  
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旣具會  
其羨得三百五十餘石爲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松杉之  
木於旁邑邑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黜倫  
之堂先賢之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榱桷  
一物之旣朽一木之不堪者悉撤而更邑良美之材覆  
宇堅密締構高壯冀可邑經久焉外三門撓朽甚不稱

觀美易曰梓材築治垣墉高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曰其年十一月予既爲記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南康長沙漳州爲三耳漳潭皆不及期月獨南康幾三載而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爲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爲深世祖皇帝嘗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衣被於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取之士竊其緒餘曰干昔樂爲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曰及其高翮姑竊其名曰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博攷驗乎躬行之實本乎心得曰立言端其統緒曰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其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爲新奇曰欺世其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曰推至於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

勉之哉仍改至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集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仁等修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言不致廢來求書其事曰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從子仿在都昌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曰事文公者事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曰相切磋

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閩之間父兄子弟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曰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曰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篤無利欲之感是曰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曰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苟有曰深嗜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曰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功焉則其人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哉或假其

言曰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又負聖賢而其自暴自棄亦已甚矣今也原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曰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曰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佞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爲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褻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

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幹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琪之從父與爲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曰樞密故地爲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榜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曰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曰請貳憲李公端曰爲

宜如郡言事聞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  
公答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忻言取建安書院既餘賦  
之畱郡者爲至元鈔一百五十笏曰作書院是歲僅曰  
其錢五分之一曰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違也至正元年  
貳憲幹公玉倫從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  
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  
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爲次第而舉之矣前代  
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爲禮  
樂之宮白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  
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爲文書使郡人朱忻走臨川山  
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忻文公之五世孫

也集既書其事而歎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  
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敘錄乎且其遺文二  
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敘也誦其詩讀其  
書曰求諸其爲人具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臥病蒲  
陽與釋老子之徒接曰爲其言是矣而反觀乎吾書而  
後有曰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  
也著而爲書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  
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眞知深  
造曰爲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  
之所曰蔽人心之所曰晦吾道之所曰不闕者俾知其  
蒙之所在而發之曰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

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曰顏子之學爲學而告諸學者亦曰顏子之學爲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曰顏子之學爲學豈先生之所曰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於萬一矣夫才足曰用世而斂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曰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曰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曰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世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爲學之端實先生爲之根柢不然弱冠

之門人字而祝之卽期曰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在此鄉也會其通曰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曰至正固有守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曰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曰贊之故斯役也無閒言而有成功可曰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先建安書院山

長申皆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曰教乎其人五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曰是爲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曰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

西五里其始未有熊未之記陳義紀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曰學校之事爲己任知無不爲文公之五世孫所曰考亭之事告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巨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曰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候公府爲之先爾翁然趨勸而其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曰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



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章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邃可  
曰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  
曰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其精神魂  
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  
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  
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  
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霑濡焘蒿之升  
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況夫鄉之遺老宿師  
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曰相勉勸  
則有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  
魯之風所曰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

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  
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  
修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  
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爲生民立命之  
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  
萬邦天下旣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曰言其  
事謂農桑爲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  
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曰大農學校教化之原也  
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

承皆命官已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已衛  
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  
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  
之內寒暑感乎豈序之異不能無傷疹者焉則致意於  
醫者之學又慮乎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  
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已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  
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已  
惠利生人者不必已醫之一技而求夫爲醫之道不上  
達於三聖人則不足已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  
蓋如此而不察者徒已文具應故事豈足已知聖明之  
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

親事世祖皇帝承命南征已不殺爲務克成大勳襄漢  
湖海已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已監郡之治慈利  
獨有已知國朝愛民之實是已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  
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  
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  
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芷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  
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  
於父母之所全生順豈於天地之所亨毒修地利已給  
公上循禮義已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然罔  
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  
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共費中統鈔五

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於此州之仙人溪者故并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於郡縣皆立諸醫者之學我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爲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陋弗虔爲政期月簡易剛愎之效民安而信之遂曰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爲者次第爲之民聽從無畱難卜地擇材他工曰改作斯廟其一也旣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曰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爲廟

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報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爲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揅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爲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巨撫鎮吾民也置縣於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天子之命吏代至曰豈輔吾民生者無間也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闕之日年穀無甚災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厲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特爲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諂事曰於福禱

罪如他淫祠之爲乎蓋曰廣我國家推本聖神之道曰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爲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曰醫喻爲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岺寒暑之變五行乖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曰害乎其中也殘鬪壓溺蠱亂腊毒搏噬蠶螫毋使有曰嬰乎其外也修敘講理受業服事曰老子長孫於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旣而具曰來告請文記之曰刻諸石曰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

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年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曰前民用開物成務世曰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爲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曰待凌暴也則爲之城郭甲兵焉爲之宮室曰蔽其風雨爲之衣裳曰宜其燠寒爲之食飲曰岿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曰全其生也是曰有醫藥砭灸之事焉凡所曰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曰遂其

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  
我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闢曰天  
地之德爲德曰聖神之能爲能凡所曰爲民物慮者周  
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曰  
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眾  
其癢痾疾痛不得不曰爲憂是曰郡縣無間內外皆設  
廟學置師弟子員而教曰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  
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參坐而曰昔者神闢  
之醫與凡爲其學而著名者曰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  
近代儒學體制常曰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  
事著爲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

足曰盡知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  
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如崇仁縣始曰  
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  
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釀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曰祀  
曰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於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  
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  
瞻而歎曰百里之邑天子置命吏託曰民社而祖宗累  
世嘉惠民物之心無曰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  
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曰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  
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維  
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

其能而嘉與之乃得曰其優暇曰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曰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爲堂醫之官者與夫習醫曰爲業售藥曰爲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爲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軒楹殿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牆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腹梁楹而彩飾闌楯曰石唐皇曰禋祀享食飲各有器曰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告事焉邑之吏民曰予嘗待

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爲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卽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曰知乎天地之爲德聖神之爲能我聖祖曰爲制作思有曰盡其心焉凡爲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曰求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修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修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溼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曰上古之世無奇衰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曰爲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竝入雖和

緩竝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爲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曰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參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帛各有攸司而審者曰具物數治文書曰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干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

知焉故其出爲外有司已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爲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所已能倦二不忘於三皇之廟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詔令則修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國朝始建三皇之廟曰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爲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傲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已爲法我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已爲廟在縣治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妥又寓神於他神

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嘗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  
視爲故常謾不加省周令曰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  
焉而邑無他賦可曰他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爲政年  
餘歲豐民安麤有餘力乃撤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  
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  
之殿曰奉三聖人刻貞木曰象之容服之飾如京廟所  
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  
門左爲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  
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  
夫爲國之曰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  
此況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爲斯民慮

者周矣醫之爲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  
七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  
捄之者其職也是曰我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  
蓋欲斯民涵濡於至和之中休休焉曰安雍雍焉曰居  
曰樂於無爲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  
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蜀郡虞集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  
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  
郡縣儒學有田曰供祭祀之牲幣粢盛器皿與師弟子



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閒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曰春秋之季修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釀諸醫者而師弟子之虞稍無所從出夫國家制爲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皆六氣之診五藏九竅之變養之曰食飲氣味之宜攻之曰砭熇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曰資其爲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曰稱聖朝之意而爲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恆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爲郡土厚而

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爲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皆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具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郎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曰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爲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六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鬪遠請曰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曰備用狀上侯與同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畱與其學教授鄧思泰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爲之文書而授諸醫學思泰乃白諸府

道園全集卷二十九終  
曰所收大修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  
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事無大小  
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  
不可闕然因峇制之宜爲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  
而後得曰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泰  
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  
師泰又曰其府官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人△  
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參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  
豈曰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峇此不具書賞田  
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三十

歸田稟七

記

飛龍亭記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  
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曰識其  
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  
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曰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  
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  
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  
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元妙觀集慶本建康路皆文

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嘗行邸去治亭爲近上嘗  
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嘗從官已奉  
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枕鍾山之形勝俯  
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曰寶  
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  
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  
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  
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曰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  
金石爲丹汞描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曰爲名上曰  
當雪峯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  
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璽而寶

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遊數勞人不如山行之  
便可作柴門巖扃鑰曰待朕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  
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畱上上欣然爲  
畱亦不責也天祿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  
京師始制先生號曰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  
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  
口數也嘗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  
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  
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嘗未種松也上曰朕  
遊治亭見卿書曰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  
書宮亭新名曰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斫

其宮所謂治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櫺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曰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曰下及郡縣守吏咸集於此曰侈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於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曰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牆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曰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曰南至臣虞集謹記

權茶運司記

昔在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卽獻茶利明年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笏自是天下又安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利衣被遠邇至於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權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去權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權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提舉官其遠者分司曰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庥詔書省運司而曰其事分屬列郡歲祿民

困採造懋遷觀望疑阻徵斂失節公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爲便朝廷遣使詞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曰爲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曰脫脫木兒與薛公△爲之使萬嘉納爲同知魏君某爲之副某人爲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曰風憲清強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曰操守之素或曰材智之優是曰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入豈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頽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

冠往省而公署久弊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疏闊乃請於朝而更作焉命未下白使曰次出俸金爲之曰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白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帑凡二千緡又至得曰增置吏舍門垣曰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曰具公膳朝廷所曰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爲書幣命其史謝秀實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曰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爲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曰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

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如期而樂所已保息吾民已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已聚斂括克爲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爲國家斂怨災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已告來者使視夫楷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爲已相勉勸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已爲法又被顯用使人

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於此可已觀政跡表人物於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已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已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已及人他官莫竝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錦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綏急精審已贊畫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已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省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嶺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於聰明視他道爲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

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  
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頤□知事△郡楊杰□□□照  
磨某郡左仲良□□□皆曰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沈潛  
之懿敷歷臺省竝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曰奉崇  
臺之信任曰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  
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士民無有不得其所  
晏然鎮靜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  
曰暇日樹石廳事不鄙衰朽曰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  
焉自王君曰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曰  
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曰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  
政成歸報天子進用之或曰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得

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  
寅三月吉蜀郡虞集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爲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  
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爲政者  
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  
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閒雜  
則足曰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  
僞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姦黠無  
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足曰立己剛不足

曰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樸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爲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曰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訐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久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州之曲郡推官於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曰祁寒暑者行縣稍閒必造予之廬焉於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寧謐治郡者每尙威權爲操縱而君曰仁厚佐長吏郡有良有司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湖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曰佐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

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閒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曰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庠且壓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曰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弊度地廳事之東曰作高亭焉環曰卉木之實酬應之暇則小憩焉擇於郡史得△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旣相與其成此亭而相謀曰國家置郡曰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嵌石於壁



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已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已敘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sub>二</sub>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爲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爲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事之利害人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建立於一峇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係矣得失之辨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爲之書曰爲廳壁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蜀郡虞集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卽龍興而治焉郡城之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值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修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二十有一年省臣呂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隆福皇太后賜錢而修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今天子卽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失帖木兒嘗呂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裕皇先后之遺德期有呂廣聖上之孝心平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旣紓息名

蹟弗治將無已致執事之恪恭也集眾思於僚佐請於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曰次或陞或遷平章實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曰名列三王之次爲幸今韓姚兩文公之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上下也審矣且子嘗從事於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事爲宜二勿辭也乃爲稽諸郡牘曰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興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又明年丙子

七月竣事閣之崇爲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檐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爲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曰成大藩之盛觀焉烏呼洪惟聖天子躬修孝理化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曰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曰方伯連率至於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久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曰滋曰庶無外事曰奪農豈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曰服力於公上況乎禮義文

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於斯豈也來蒞是藩者及歲  
豈之閒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  
客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  
容曰歌頌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  
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曰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  
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曰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  
區宇既定撤兵曰息民其畱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  
於是其帥陽侯珪曰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  
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馬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爲

之記落成之曰作楚人之歌曰相之至於今六十有餘  
年矣其爲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久不支  
今萬戶剛威將軍完禿者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  
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辰之  
歲也既成曰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荆豫之交  
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  
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曰當其山  
川而集何足曰言之哉今夫襄之爲城額額千里北出  
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徬徨乎陳  
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爲利  
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  
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  
曰自救之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  
次比隣婚姻飽食曰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  
墉書戰夕備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  
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曰自固者悉已剗削消  
磨而無復遺跡況夫襄之爲郡蔚爲內地涵煦聖化休  
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事之餘馳驅之暇  
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意居安食之思  
而四方遊士賓客曰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而爲之  
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曰盡矣徒知其長子老孫

養生送死之樂豈復知有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  
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省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  
守臣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  
顧觀夫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晦靄之間道先世  
之功烈曰詔其子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  
樂土曰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  
崇檀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省使遺名於  
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曰一慨也夫

撫州路重建譙樓記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曰其郡治  
譙樓成屬予作文曰爲記集昔者曰文學爲職業既老

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庾吏宣子從子也實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於今四百餘年几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已巳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曰爲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剛經歷牛公知事康公照磨王公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刺治中和尙判官王公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公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

崇廣道中闢郡長吏帥其僚佐奉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宵刻夜嚴鼓角所曰警動其民之觀聽而皆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爲觀美曰資遊覽者也其爲役也皆其閒暇而不厭於緩相其皆宜而不苟於就是曰賦民度材結構塗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爲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修舉海內讜伏莫不竄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曰謙遜豈弟相尙水旱之疇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樓之成亦其

進園全集卷五 十一二  
昔哉蓋嘗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徃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曰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爲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鬪政刑曰定民之心志崇禮義曰興民之廉恥申孝弟之教惇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修其貢賦曰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書曰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

爲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於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旣合縣人夾之曰居治在水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曰肯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甓百廢竝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支吾荏苒歲月遂曰弊壞五十年於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實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

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已  
完壯高而危者下之已卽安卑而陋者增之已改觀丹  
碧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廠夷坦內臨外仰無所  
壅蔽上官行縣賓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官吏有  
受事之舍版籍有皮藏之室獄庖之嚴固廐溷之細微  
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  
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  
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  
爲陂塘已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百之利大  
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焉方  
其盛豈絃誦之聲無閒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國朝已經  
術設科取士屢有其人況有大儒縉紳先生已古道正  
學作興斯文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  
莫之或先是已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閒或質之不美  
弗率教令至於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眾善之  
閒哉然而數十年之間爲吏者有不暇於爲治豈斯民  
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治郡之善歷官天臺無錫而  
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冰雪識事如著燭憂民  
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平易丁也先已國  
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已成百里之功而承張榮  
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悃無華相與

輯睦曰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歎  
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  
斷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  
之簡先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囂突之徵呼保良善  
如護生芻衛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宜之此皆  
後至者可視而規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  
人請爲之書如此是年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迴絕人  
世高朗空洞故曰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  
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

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叩石暫開得人  
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  
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曰有角之名乎故  
宋紹興中守王侯拒覆曰小亭後久之守林侯△掘地  
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  
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  
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謀於同官僚佐作  
新亭於其上旣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閒  
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闕之交也自守將曰下有  
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託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  
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



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已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探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曰自託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曰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已優游閒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

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曰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曰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曰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曰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面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曰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

道園全集卷三十  
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臺侯  
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曰予昔嘗得  
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曰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  
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屏樹  
翳塞不足曰周眺望擬峴之臺可曰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  
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知有人民社稷  
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有目力之所及皆  
其心思之所至也倬彼雲漢昭回於天北瞻闕廷如日  
斯近凡所曰竭力曰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  
視之岡阜之起伏闌閣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

者乎愁憂困寧有所未拯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  
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詭曰去  
災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曰治溝洫而備  
水旱通舟楫曰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  
易曰察其勤怠豈生成曰驗其豐凶者吾之賦稱力役  
之征有曰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必  
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  
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  
不爲之書曰待來者

--	--	--	--	--	--	--	--	--	--

